



风物 深度

## 远走的鸡蛋，留下的肉饼：香港台湾双城记后，GDJYB的世纪大聚合

Why don't you kill us all. Why we live to see people fall...



鸡蛋蒸肉饼（GDJYB）是一支成军超过十年的香港独立音乐品牌，现在三位成员包括乐队主音 Soft、结他手 Soni 和贝斯手 Wing。  
摄：林振东/端传媒

除了是一道香港风味的平民菜式，鸡蛋蒸肉饼（GDJYB）也是一支成军超过十年的香港独立音乐品牌。但很遗憾的是，乐队主音 Soft、结他手 Soni 和贝斯手 Wing 对上一次同台演出，已经是遥远的 2019 年。还记得 2019 年那些可一不可再的光景吗？那时候，疫情尚未发生，病毒尚未变种，香港尚未变样，鸡蛋蒸肉饼都仍然是一队四人组合。时间刷走了很多人事，但时间无法杀死她们。

Why don't you kill us all. Why we live to see people fall. 再一次细听她们的歌词，似被淡忘了的许多事情，原来尚未如烟。

香港

曾经系一个美好嘅地方

暂停营业三年半

或者活得不是时候

——〈榴槤七七七〉鸡蛋蒸肉饼

即将在香港上映的电影《全世界都有电话》，刚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试映会 + 音乐会”宣传活动，邀请了港台两地不同音乐单位联合演出，鸡蛋蒸肉饼亦榜上有名。疫情之后，分隔港台多时的鸡饼三人组，终于久别重逢，首度“复合”。

Soft 首先说起：“因为我和 Soni 都已经移居到台湾，第一次认识黄浩然导演，是他在台湾约我们两个见面，也跟我们谈起这个音乐会的 concept。”其实《全世界都有电话》本身就将鸡蛋蒸肉饼翻唱 LMF 的〈返屋企〉版本放在电影里。故事围绕三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长大之后分别于不同圈子谋生，直到廿五年后才重聚，多少呼应了近年香港的离散潮。

“其实都颇适合我们的 situation，因为我都是一个移居到别处的人。”鸡蛋蒸肉饼沉寂了几年，外界对这队香港本地姜有许多揣测，Soft 接著解释：“鸡饼也不是真的散 band，算是暂停营业吧。因为鸡饼是一队需要靠著去不同地方演出去维持著演唱生涯的乐队，但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再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飞来飞去。”

或者，如 Wing 形容：“鸡饼曾经最主要的演出，是真的需要走出去，甚至是去外国演出。但 Covid 那段时间，香港什么都停了，我们就真的只能坐著呆等。”

“连台湾这么近我们都很难飞过去，香港又真的没工作机会。”Soft 补充道：“那时候已经等了一年，也不知道世界什么时候会恢复。我们不想永远停在这里。”

纵使无奈，但过去三年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始终需要面对现实，她们心里各有计划，也选择了自己的路

向。Soni 和 Soft 决定到台湾寻找机会，Wing 留在香港，就此分道扬镳。不过，离散有时，归来相聚亦有时。

“所以当知道有这个演出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鸡饼终于可以回来，跟香港的观众见面。”

Soft 说著，屈指一数已有几年时间没接触过香港乐迷了，不免有些感慨。

我会过得很好吧

你也记住再坚强一点

在世界的不同平面

**绝命青年出走到台湾**

再见

——〈给远走的你〉绝命青年

一场疫情，让这一碟风格独特、经历过几场社会巨变的鸡蛋蒸肉饼一分为二，港台两散。但与此同时，她们随即有另一种重组、延续的形式。两年前移居台湾的 Soni 和 Soft，便同时在台湾落地生根，组成另一队绝命青年。

“可惜 Wing 仔就没有跟我们过去。”Soft 透露，她们最初没想过会剩下 Wing 一人留在香港。刚打算追问原委，但见她们悄悄对望几眼，彼此都无意继续解释。Soni 只笑著说，是 Wing 为了两只猫而撇甩她们才对：“但要 update 一下近况，其实我们还有第三队，现在是四个人，夹三队 band 才对。”

说著，她们提起鸡蛋蒸肉饼的第四成员，早前已经离团的前鼓手 Hei Hei。留在香港继续做音乐的 Wing 刚刚联同 Hei Hei 另组一支新乐队。Wing 再次自我介绍：“我们叫 Wing It Dawn，是玩 post rock 纯音乐的。”

她们形容，三队 band 其实就是三条不同的方程式，或者就是以不同形式、地域为目标，寻找各自的生存空间。无论是创作主题还是音乐类型，都有著相当明显的分别。但她们强调，并不是故意要“洗去”鸡蛋蒸肉饼的旧有风格。

Soni 说：“对我来说，三个名字都是在同一条线上。”

“是一定会呈现不同风格的东西，但又总会有那股味道。就算 Soft 不是跟我合作，而是跟别人夹 band，她的声音都会有一股 Soft 的味道。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东西。”Soni 如是说。

Wing 则解释，Wing in Dawn 虽然是鸡蛋蒸肉饼分拆出来，“但主要是因为有我和 Hei Hei 这几年都有一些新想法，有一些很故事性、世界性的精神想传递出去，这跟鸡饼原本想表达的东西是会有些分别。”

Soft 想了一下，续说：“应该说，GDJYB 本身是四个不同的人混合在一起，所以有四浸味道。我们四个不同的性格都在里面。绝命青年就是我和 Soni 两种调味料，所以只有两浸味道。Wing It Dawn 则又有另外两种调味料，调配的方法不同了，风味不一样，但会更为接近我们本身偏向喜爱的音乐形式。”

“但不代表没鸡蛋蒸肉饼那么好味。”Soni 在旁强调一句。



鸡蛋蒸肉饼（GDJYB）三位成员包括结他手 Soni、乐队主音 Soft和贝斯手 Wing。摄：林振东/端传媒

如此说来，鸡蛋蒸肉饼有著香港 indie 音乐口味，刚刚另起炉灶的绝命青年，就是 Soft 和 Soni 落户台湾之后的新尝试，从曲风到歌词，大抵都有一种入乡随俗的台湾菜味道。Soft 承认这一点，“我自己觉得绝青本身就是台湾菜。或者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台湾的音乐，尤其是乐团。我小时候是很少听香港歌手或广东歌，反而特别受台湾的乐团文化、创作歌手影响。”

Soft 认为，自己小时候接触的香港歌手，普遍就只是负责唱歌，“作曲填词可能是第二个人，我们觉得美的其实是林夕、黄伟文的词。后来才知道台湾有陈绮贞。陈绮贞以前是我心目中的女神，现在其实也是啦，哈哈。那时候觉得她好犀利，好有型，为什么有一个女生可以作曲、填词、编曲，连演出弹结他都是她自己？”

Soni 插嘴问道：“喂你在说我吗？”

Soft 望了身旁的 Soni 一眼，笑道：“是呀是呀，好像你那么犀利。从倾慕陈绮贞的才华开始，逐渐发现原来台湾有很多创作型的歌手，但不知为什么那时候香港真的没有。所以我自小已经受到台湾的音乐影响，现在做出来的作品可能都有浸台湾味。”

事实上，绝命青年成军之后发表的第一张专辑《来一场冒险》，当中的几首作品〈致留下的你〉〈给远走的你〉〈我们不要再见了〉，音乐上虽有一些台湾腔，但字里行间隐约留有香港后社运时代的创伤和情绪，Soni 说：“我们第一次出碟就是将香港的故事带了过去，但之后的创作，因为待在台湾已经真的两年了，也会有一些对台湾的新感受，于是写在新的、将来的作品出现。其实我们刚刚推出的那张碟，也已经有很多台湾元素在里面。”

移台转眼两年，Soft 笑言仍在学习台湾人的语腔、用字，未能完全适应，还没去到可以让人混淆香港人身份的程度。相对香港，经常都说台湾的生活节奏比较慢，但 Soni 觉得闻名不如见面：“其实台湾人才不慢。”

Soft 接口道：“我反而觉得我们可能慢过台北人，因为可能我们本身在香港夹 band 的节奏都不快，连鸡饼的歌都出得很慢。又说台湾人走路很慢，慢？哪里慢，行路像火箭一样，开车又很进取，我永远走在一条路上，我觉得我是最慢的。只有一样东西慢，就是电梯比香港的电梯慢。”然后，她言归正传：“确实知道很多香港人都去了台湾，但我本身没特别专程想去认识香港人。因为大家是同乡，所以我就想去结识——我没有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认识是缘份，我不会因为他在哪里来，所以就特别和他深交。”

Soni 说：“或者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奏，就算我去到哪里，都不是要跟足社会现在的方向，都是走自己的步伐。”

就像每个远走台湾的香港人，各自都有非走不可的原因。当然，经济及生活占了其中很大部分。过去多年，鸡蛋蒸肉饼不时感慨夹 band 很穷，在香港做独立音乐赚不到钱。这样的状况，出走到台湾都没多大改变。而这对绝命青年相视一笑，Soft 腼腆道：“都赚不到钱呀，还是一样。人们经常说，香港人工是高一点的，我也认同，在每一方面的薪金上都相对高一点，台湾就算是演出的表演费，很老实说，也一定会低过香港，但是台湾的 music festival 很多。”

Soni 接著说起，这也是鸡饼时期可能已到极限的原因：“在香港，就算今日旺角，明天尖沙咀，一整个月每天都演出，都没那么多人想去看我们啦。”

Soft 说：“这个周末我在九龙出 show，下个星期在赤柱，其实可能已经没有观众去了。日子又近，地方又小。但是台湾的情况有点不同，就是我这个星期在台北演完，下个星期在高雄演，地域又大一点。”

Soni 说：“所以是会接触到不同乐迷。”

Soft 说：“我不觉得我们现在变好了很多，或者变坏了很多。生活的改善，我想不要以金钱作为衡量基础。只要你是差不多阶层的人，去到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即使去到伦敦也好，我觉得生活水平都差不多。”



鸡蛋蒸肉饼 (GDJYB) 三位成员包括贝斯手 Wing、乐队主音 Soft和结他手 Soni。摄：林振东/端传媒

也许她不想离开  
也许他不再悲哀  
也许人生只有大概  
也许  
也许  
也许

留在香港等待天亮

——〈等待〉绝命青年

在 Soni 和 Soft 一边闲聊移居生活点滴，一边讲述过去两年合作过的台湾音乐单位，坐在旁边的 Wing 一直保持安静，很少主动加入她们的讨论。

Wing 是鸡蛋蒸肉饼的第二代贝斯手，也是她们之中最后一位入团的成员。

鸡饼停业，Soft 和 Soni 移居台湾，Hei Hei 离团单飞，昔日四人同台演出的场面，想来已经有点遥远。这段时间，过得最艰难的人可能是年纪最小的 Wing。“或者我说得很直接，确实是我的人生低潮。未必关乎她们离不离开香港，就算她们没有走，Covid 期间我们都没演出工作一段时间，本身已经是低潮。”她有著。

“其实她们要离开的时候，按原本计划我都是会离开的，唔……但是呢，很多原因，是有很多个人的原因，令我想留在这里。”Wing 忽然有点哽咽，接著说：“但你问我有没有觉得后悔呢，我就没有。毕竟她们都去到台湾，而且自己一队 band，知道她们成绩都很好。那然后，经过了两三年，现在我又重新跟 Hei Hei 组了另一队 band。”

她承认，离开了鸡饼这个大家熟悉的名字之后，接下来在香港做自己的音乐创作将会更难，“如今的新体会就是，所有东西都要重新来过。但又好像再一次找回自己的青春，没想过后果去做自己想做的音乐。尤其是 Wing It Dawn 玩没有主唱这个音乐类型，大众会更难接受，我们做的东西都很小众。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和 Hei Hei 会更加用心去做自己想做的音乐。我觉得已经很开心和很活在当下。”Wing 顿了一下，又说：“但我不会后悔自己有夹过鸡饼，因为鸡饼教我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会出现在 Wing It Dawn。里面的东西，始终有鸡饼的音乐元素。唔，以前鸡饼是有一些光环的，都有呀，我会痴住她们。”

Soft 笑言：“但鸡饼都没有怎样光辉过。”

无独有偶的是，Soft 和 Soni 以绝命青年名义发表的第一首作品〈天始终会亮的〉，刚好就呼应著 Wing It Dawn 的团名。远走的队友，与留下来的人，两者多少有著某种共生关系。如 Soni 形容，好像是一个音乐团体衍生而成的不同分支。

Soft 说：“GDJYB 是我们以前一起很努力经营的一个名字，只不过时代不同，我们没办法去展现自己了，真的要停下去了，然后就做了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两者都是我们很努力去经营的东西，我不想说放弃就去放弃。我知道 Wing It Dawn 也是。”

Soni 说：“其实台湾就有一些例子，两支乐队的鼓手和贝斯手明明都是一样的，但两队都可以很红。”

Soft 说：“可以今年是这一队出碟，下一年到另外一队出碟，上个月是这一队搞演唱会，下一个月轮到另一队。同一个音乐会同一时间出场都可以。他们又不会去想，你会不会做了这一队就等于要放下另一

队。要如何去评价一个音乐品牌的位置，这可能是香港人才会特别去关心。可能是因为在香港做的每一行生意，都总是想做到很大。但我们只是很小本生意，我们现在就是用台湾的模式经营著我们的小本生意。”

Soni 笑道：“或者我们现在就是变得很台。”



鸡蛋蒸肉饼 (GDJYB) 三位成员包括贝斯手 Wing、结他手 Soni 和乐队主音 Soft。摄：林振东/端传媒

逃亡吧

少年呀

一直跑不要停下

**都要赚少少外快**

外面的世界更好更大

——〈逃亡吧，少年呀！〉鸡蛋蒸肉饼

除了鸡蛋蒸肉饼和绝命青年，其实 Soni 还有一个身份。就在前几个月，她带著结他跟明哥（黄耀明）去了曼彻斯特、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柏林，分别做了四场巡回演唱会。

“是音乐总监阿 Vee（李端娴）和明哥邀请我去担任结他手，感觉好像是我们三个人去夹 band，人很少，但做出来又刚刚够撑起。”在鸡饼阶段性停业的这段时间，Soni 重新开始兼任 session player（伴奏

乐手)的工作：“本身明哥这个 tour 并不是要弹一些很难的内容，不过需要准备的结他部分都不少，所以都很累。但几难得我可以再去做一些 session，而且是走外面的 tour，因为之前多数都是在香港。“都很开心，刚好都有许多朋友移居到英国了，顺便可以跟大家见一见面。平时经营自己的乐队，自己就是老板，但做 session 即是替人打工而已，做好自己的角色和工作，都不是很大压力，而且明哥和阿 Vee 都很自由。”

Soft 忍不住揶揄道：“和我们一起的时候，压力是否就比较大？”

“都是会有压力的，毕竟是自己乐队，自己就要处理很多东西。是一盘生意和打工的分别，唔……没那么多钱和比较有钱的分别啰。”Soni 接著说：“但作为自由工作者，我希望我接到的 artist 尽量不要太大，因为如果太大，我就会变成全职做一个 session，做不回我自己。”需要面对现实生活，但她始终都想用自己的 artist 身份去经营一些事情：“最好的状态就是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 business，但亦都可以赚少少外快，时间刚刚好够用，就是这样。”

Soft 将话题一转：“但我有少许意外，因为阿 Wing 现在也有 full-time 工作了，我之前想都没想过。我以为你会保持著一边教贝斯一边夹 band，然后再做 freelance 拍片，我以为这是你最向往的生活。”

Wing 说：“是很向往的，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想过。我以前总是会幻想，应该等到自己有一天再也无法生存下去，我才会找一份全职工作。”

听著，Soni 不禁追问：“所以现在你就真的生存不到了？”

Soft 问：“你到底是否欠人家好多钱呀？”

Wing 说：“不是呀。只是差不多三十岁都没打过工，觉得不如试一试。”

Soft 说：“认识了她们那么久，应该说我有生之年都没听过她们这两个人类想返 full-time。”

Soni 随即澄清：“我有返过呀。” Soft 说：“一个月啰，不计啦。”

如今有了鸡饼以外的新乐队，还有一份全职工作，Wing 坦言，是否会改变自己的创作心态有点言之尚早，但确实少了自己的自由时间：“大家都明白，就算返工什么都没做过，只是每天要返工这件事都会令人觉得疲倦。生活稳定了？完全无呀，还比以前花多了钱。未返工已经想花钱，所以我发现我真的不可以返工。”

Soft 附和道：“我们这一类人的状态，有钱就会用光。所以我就说了，无论你去到哪里，生活指数都是差

不多。”



鸡蛋蒸肉饼 (GDJYB) 三位成员包括乐队主音 Soft、结他手 Soni和贝斯手 Wing。摄：林振东/端传媒

虽然我们曾经一起狂欢  
但是昨天的昨日已经很远  
难得一次四人行 你我再也不是青涩的少年 —— 〈我们不要再见了〉 绝命青年

几年间，鸡饼成员之间互有改变，彼此关系亦有了许多变化。Soft 坦言私底下联络不多：“通常都是工作上的联络而已，始终我们再没有夹 band 了。”

Wing 说：“都是看看猫，讲人是非啰。”

Soft 半开玩笑道：“我们不是很 friend 而已，看她应该都不太挂念我们。”

当然，鸡饼还有另一个成员，也很好奇她们现在和前鼓手 Hei Hei 的关系。“其实在 Covid 前，Hei Hei 已经正式宣布离队，所以鸡蛋蒸肉饼目前仍会维持三人组合。”Soni 如是说。在 Hei Hei 离团之后，她们在手工坊的网站上宣布不再在坊。在一段时间内，坊的网站上没有她们的名字。Wing 忽然说：“但是呀，现在坊

住香港的 band 房就再也没有敢，有段时间会找 session player 来打鼓。Wing 忽然说：“但是呢，现在我跟她又重新夹 band，于是就顺手将那套鼓搬回 band 房了。”

Soft 说：“反正她们两个现在都一起夹 band，所以这一次的音乐会，我们也顺便找 Hei Hei 回来打鼓。”

Soni 说：“最主要是因为〈返屋企〉这首歌，本身就是由 Hei Hei 负责编鼓，她自己的作品，当然她是最熟悉的，所以都是想和她一起。”

Soft 说：“但其实我们很多歌都是她编的。”

Soni 说：“在 Hei Hei 离队的时候，我们都说好了，将来有些演出会再一起玩。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moment，让大家再一次在现场看到我们四个。”

尽管鸡饼的四人时期已成过去，但始终缘份未尽。“暂时来说，都叫做限定演出，其实我们月底还有另一个演出（抢耳音乐节），而且我们都邀请了 Hei Hei 跟我们一起，姑且算是用限定重组的形式去表演吧。”Soni 坦言，将来是否会以任何形式去重组，有没有下一个阶段的鸡蛋蒸肉饼，都很难说：“我觉得是见得一次就一次吧。在这个变化这么快的年代，有什么你觉得要做的事，做了先算。不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下一次。”

Soft：“本身这场疫情给我们的 message，不要经常觉得下次再算，迟些再做。很多时候下一次可能是很远之后的下一次，甚至乎永远都等不到下一次。所以，我们都是抱持著那种有什么是你现在能够去玩、去做、去享受，总之是把握当下。”说罢，Soft 笑道：“说不定我们明天会突然跟阿 Wing 闹交，就这样玩完。”

Wing：“还明天？过多一阵就跟你们绝交啦。”

## 如果时光倒流廿五年

都不一样了

一切都不能回去了

熟悉的角落

陌生的却是你和我

——〈而你我都知道一切回不去了〉鸡蛋蒸肉饼

在促成鸡蛋蒸肉饼“复合”的《全世界都有电话》里，有这样一段情节。廿五年前，故事三位主角互相发出一段手机短讯，由对方一直保管，等到廿五年后重聚之时互相交还，由自己亲自打开。廿五年前发生过什么事？香港刚刚主权移交，回归中国。

她们三个已猜到接下来想问什么，只听 Soni 开玩笑道：“哗，廿五年前我们都未出世！”

众人东拉西扯聊了很久，Soft 忽然认真答道：“但我未必有很特别的事情想跟未来的自己说，因为我……很多事情，我不怎样会后悔。就算明天被花樽砸死也好，当然是会有东西未完成、未做到，但会不会有很多遗憾，我又觉得未必。能永远保持著现在这样的状态，keep going 就可以了。”

Soni 接著说：“人生无常，活在当下。尤其是近半年看到许多香港新闻，无端端又斩人又有电锯，想到都觉得可怕。”她转念一想：“其实我是比较想 send message 给廿五年前的自己。”

Wing 说：“当然是早一点叫自己开始学音乐。最好三岁那年就已经开始弹贝斯。”

Soft 说：“我会提醒自己快些出道，快些学懂妆扮自己。以及早一点认识她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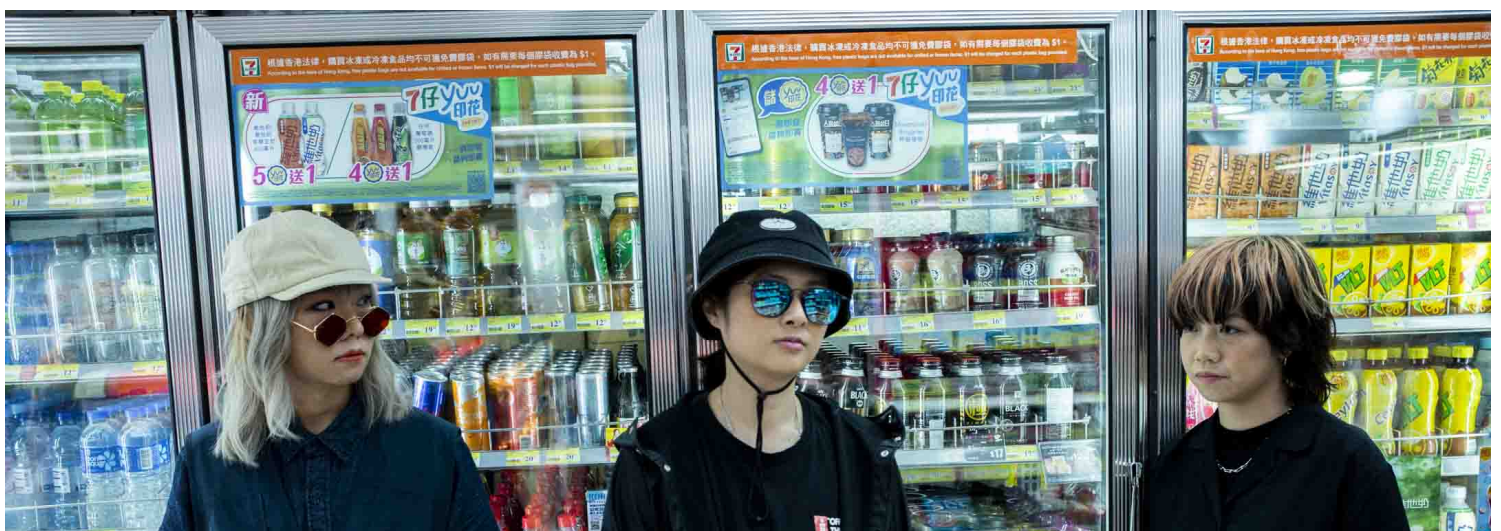
Soni 说：“早些开始弹好琴、弹好结他，还要早些开始学习攀石。”鸡饼三人组虽然经常斗嘴，但她们心里所想的事情倒是很一致。但 Soni 说著又觉得不妥：“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跟自己说了，我们几个就不会相遇，鸡蛋蒸肉饼就不会发生了吧。”

Soft 恍然大悟：“系啊，因为我会红得太快，到时候太出名，就认识不到你了。”她笑笑说：“所以还是什么都不要说了。”

尽管我们今日经常把“归来仍是少年”这句话放在心里，但现实往往残酷得多。去日苦多，偶然归来，或者已不青春。远走的人筹划著可以走得更远，至于留下的人，则思考著用什么姿态继续留下。

“我前阵子翻看我们以前的照片，那时你看起来真的很小。”Soft 忽然跟 Wing 说。

“现在都一样那么可爱啦。”Soni 搭嘴笑道：“我觉得我们都保持著心态青春，也是一种年轻。”





鸡蛋蒸肉饼 (GDJYB) 是一支成军超过十年的香港独立音乐品牌，现在三位成员包括结他手 Soni 、乐队主音 Soft和贝斯手 Wing。  
摄：林振东/端传媒